

讀通鑑論

第十冊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一

二

三

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第十冊

中華書局

讀通鑑論卷二十八

五代上

合稱五代者，其所建之國號，皆不足稱也。朱

溫盜也，與安祿山等；李存勗、石敬瑭、劉知遠、沙陀三部之小夷；郭威攘竊無名，故稱名。周主榮，始不與謀篡逆，受命爲嗣，而有平一天下之志，故稱周主，愈于「夷」盜之流，要之皆不足以爲天子。

一

稱五代者，宋人之辭也。夫何足以稱代哉？代者，相承而相易之謂。統相承，道相繼，創制顯庸相易，故湯、武

革命，統一天下，因其礼而損益之，謂之三代。朱溫、李存勗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之瑣瑣，竊据唐之京邑，而遂謂之代乎？郭威非夷非盜，差近正矣，而以黥卒乍起，功业无聞，乘人孤寡，夺其穴以篡立，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乱，犹奴隶耳。若夫朱溫，盜也；李存勗、石敬瑭、刘知远，則沙陀犬羊之长也。溫可代唐，則侯景可代梁，李全可代宋也；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，則刘聰、石虎可代晉也。

且此五人者，何尝得有天下哉？当朱溫之時，李克用既与敌立，李茂貞、刘仁恭、王鎔、罗紹威亦拥土而不相下，其他楊行密、徐知誥、王建、孟知祥、錢鏐、馬殷、刘隱、

王潮、高季興先後并峙，帝制自爲，分土而守，虽或用其正朔，究未嘗奉冠帶、祠春秋。一日奔走于汴，雖也。若云汴，雖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，則舜、禹受禪，不仍陶唐之室，湯、武革命，不履夏、商之都，而苻健、姚興、拓拔宏奄有漢、晉之故宮，將以何者爲正乎？倘據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，而即許朱溫以代唐，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。

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，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，即以盡君道也未能，而志亦存焉。秦、隋之不道也，抑嘗立法創制，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，悖亂虽多，而因

時救弊者，亦有取焉。下至王莽之狂愚，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，早作夜思，汲汲于生民之故。今石敬瑭、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，偷延旦夕之命者，固不足論。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，朱溫帥宣武以來，覬覦天步，已非一日，而君臣抵掌促膝，密謀不輟者，曾有一念及于生民之利害、立國之規模否也？所竭智尽力以圖度者，唯相搏相噬、毒民爭地，以逞其志欲。其臣若敬翔、李振、周德威、張憲之流，亦唯是含毒奮爪以相攫。故溫一篡唐，存勗一滅溫，而淫虐猥賤，不復有生人之理，迫脅臣民，止供其无厌之求，制度設施，因唐末之稗政，而益以藩鎮之

狂爲。則與劉守光、孟知祥、劉龔、王延政、馬希萼、董昌志相若也。惡相均也。紘紘者皆帝皆王。而何取于五人。私之以稱代邪？初无君天下之志。天下亦无君之之心。燎原之火。旋起旋灰。代也云乎哉？

必不得已。于斯時也。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。其楊行密、徐溫、王建、李昇、錢鏐、王潮之猶愈乎！尙有長人之心。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。

周自威烈王以後。七國交爭。十二侯畫地以待。盡。赧王納土朝秦。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。而名之曰戰國。然則天祐以後。建隆以前。謂之戰國焉允矣。何取于

偏据速亡之盜夷，而推崇为共主乎？「中国」不可无君，犹人不可无父也。孤子未能克家，固无父矣，不得晉悍仆强邻而名之曰父。是以有无父之子，有无君之臣民。人之彝倫，天之显道，不可誣也。

宋之得天下也不正，推柴氏以为所自受，因而溯之，許朱溫以代唐，而五代之名立焉。名不可以假人，天下裂而不可合，夷盜竊而不可縱，夺其国号，該之以五代，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尔。

二

夷狄以劫杀为长技，中国之御之也以信义。虽然，

豈易言哉？获天之祐，得人之助，为天下君，道周仁至，万方保之，建不試之威，足以服远，于是奋赫然之怒，俘系而殄灭之，弗能拒也，乃可修信义以綏之，任其来去而与相忘，弗能背也。李克用之在河东，奚足以及此哉！

沙陀之与契丹，犹磨之于鹿也，捷足者先耳。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踞汉城，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窥唐室，其以变詐凶狡相尚，又相若也。素所怀挾者，无以相踰，而克用为李可举所挫，投命韃靼，素为殊族所輕，威固不足以相制。阿保机帅三十万之众以来寇，目中已无克用，克用与之連和，力屈而求安耳。克用短

長之命，阿保机操之，而东有刘仁恭与为父子，南有朱温遙相結納，三雄角立，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，以收其壟斷之利，以其狡毒，不难灭同类，世好之七部，而何有于沙陀之杯酒？当是时，朱温强而克用弱，助温以夹攻克用，灭之也易，助克用以远攻温，胜之也难，克用乃欲以信結之，約与灭温，直一哂而已。契丹于时未可得志于河东，姑許之而弗难旋背之，克用乃曰：「失信夷狄，自亡之道。」拒謀臣之策，不擒之于酣飲之下，何其愚也！

阿保机初併七部，众心未固，德光孤雛耳，突欲闡

弱而莫能为主，阿保机死，则七部各怀其故主，分析以去，而契丹之势衰，李从珂、石重貴之敗亡不速，赵宋无穷之祸亦以早捐，岂非中华之一大幸与？以克用之机变雄桀，而持老生之常谈，假帝王之大义，以成乎三百余年中原之毒螫，意者其天邪？不然，何其愚也！

以帝王之惇信义也，三苗来格矣，舜必分北之；昆夷可事矣，文王必拒駟之；东夷既服矣，周公必兼并之；未尝恃硜硜以姑纵也。晋文公棄楚之小惠，敗之于城濮，而春秋大之；宗周以安，宋、郑以全，所由异于宋襄远矣。故曰：「夷狄」者，欺之而不为不信，杀之而不为不仁，

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。以一夫擒之而有余，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余年而終不克，无可歸咎，而不容已于重惜，故曰：意者其天也。不然，克用之狡，豈守老生之談，附帝王之義者哉？

三

士之不幸，生亂世之末流，依于非所據之地，以保其身，直道不可伸也，而固有不可屈者存。不可伸者，出而謀人之得失也；必不可屈者，退而自循其所守也。于唐之亡，得三士焉：羅隱之于錢鏐，梁震之于高季昌，馮涓之于王建，皆几于道矣。胥唐士也，則皆唐之愛養而

矜重者也。故國旧君燼灭而无可致其忠孝，乃置身于割据之雄，亦惡能不小屈哉？意其俯仰从容于幕帟者，色笑語言，必有為修士所不屑者矣！以此全身安土，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穠朝已耳。至于為唐士以閱唐亡，則幽貞之志，無不可伸者。繆建、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為侮，士苟有志，亦孰能奪之哉？

馮涓尚矣！為建參佐，抗建稱帝之妄曰：「朝興則未爽臣節，賊在則不同為惡。」迪建以正，而以自守其正也。建不從而杜門不出，建弗能屈焉，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！

梁震无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，非震之計不及此也。季昌介羣雄之間，形勢不便，而寡弱固无能为也。震居其國，自全焉足矣。以前進士終老于土洲，季昌屈而已自伸，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，是亦一道也。

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，曰：「縱无成功，退保杭越，可自為東帝。」隱非欲帝鏐也，動鏐以可歆，冀雪昭哀之怨，而正君臣之義也。其曰「柰何交臂事賊，為終古羞」，偉哉其言乎！正名溫之為賊，不已賢于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，曰上乎？隱固談諧之士，而危言正色，千古為昭，鏐虽不用，隱已伸矣。

唐之重進士也，貴于宰輔。李巨川、李振之流，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。涓既起家幕佐，隱與震皆以不第无聊，依身藩鎮，而皎皎之節，炎炎之言，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，猶豚驚然。一列爲士，名義屬焉，受祿與否何較哉？天秩之倫，性植之正，周旋曲折，隱忍以全生，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。唐之亡，三士而已。公卿大夫惡足齒乎？司馬子長有言：「伯夷雖賢，得孔子而名益著。」三子者，降志辱身，非可望伯夷之清尘者也，而能自标舉于浊乱之世，不易得也。後世无称焉。宋人責人无已而幽光掩，可胜叹哉！

四

極乎凶頑不逞之徒，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。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，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，况裴樞、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溫哉？張顥、徐溫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，庭列白刃，集將吏而脅以奉己，其暴橫不在曹操、朱溫下也。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，从容而進，折張顥吼怒之氣，使之柔以悅從，顥之凶威，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消釋，唯其羈勒而莫之能違。勿謂淮南小國也，楊渥非天子也，張顥无董卓、蕭道成之位，尊权重也。白刃當前，一叱而腰領已絕，奚必卓、道成而